



文学固原丛书 王正儒◎主编

倪万军  
著

Xu shu de kun jing

Ning xia wen xue guan cha

叙述的困境  
宁夏文学观察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文学固原丛书 王正儒◎主编

倪万军  
著

Xu shu de kun jing

Ning xia wen xue guan cha

叙述的困境  
宁夏文学观察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叙述的困境:宁夏文学观察/倪万军著. -- 银川: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7.5

(文学固原丛书/王正儒主编)

ISBN 978-7-5544-1984-7

I. ①叙… II. ①倪…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04834号

文学固原丛书

王正儒 主编

叙述的困境:宁夏文学观察

倪万军 著

责任编辑 李亚慧

封面设计 星秀

责任印制 殷戈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版人 王杨宝

地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jiaoyushe@yrpubm.com](mailto:jiaoyu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14284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凤鸣彩印广告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04698

开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张 16 字数 188千字

印数 1500册

版次 2017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44-1984-7

定价 3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文学固原丛书（第二辑）编委会

主 编 王正儒

副主编 郭 隗 李志坚 王成明 杨风军

编 委 王正儒 郭 隗 李志坚 王成明 杨风军

单永珍 李 方 倪金栋 王永伟 马金莲

# 总序

王正儒

2015年,固原市委宣传部、文联耗时近一年编辑出版了“文学固原丛书”第一辑共十四卷,包括各文类选集四册、各县区作品选集五册、个人作品集五册。我们在选编九册各类作品选集时尽可能突出普遍性,意在呈现固原市文学创作的整体水平;五册个人作品我们特邀石舒清、郭文斌、梦也、火会亮、了一容五位作家各自选编了他们自己的作品编辑成册,这五位作家的作品大约代表着目前固原文学创作的较高成绩,也代表着新世纪以来固原市作家的整体风格和艺术追求。但这十四卷书并不是固原文学创作的全部,因为还有更多的作家尤其是青年写作者近些年来勤奋创作成绩斐然,所以在这十四卷书出版之后我们就着手选编第二辑“文学固原丛书”。

第二辑“文学固原丛书”从现有的固原作家中选出在各个文类如诗歌、小说、散文和评论创作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十位,诗歌如王怀凌、单永珍、周彦虎,小说如马金莲、许艺、王玉玺,散文随笔如程耀东、古原、樊大学,评论如倪万军。

本辑十位作家的创作各有其审美趣味,各有其文学追求,既有

固原文学传统的一面,又有超越地域影响而呈现出的大格局。如王怀凌的家园书写和人生况味,如单永珍在西部高地的精神漫游和神性书写,如马金莲对回族女性日常生活细腻温婉的观照,如许艺的才华和其作品中先锋小说华丽的背影,如程耀东散文中的知识者情怀和乡土叙述,如倪万军评论作品中的史观与方法论的启示,等等。从这十位作家的整体水平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第一辑五位作家代表着固原文学的突出成绩,那么本辑十位作家则代表着今日固原文学的普遍实力。

不过,若论及固原文学的实力,除了这十位之外还有更多的写作者以他们的才华,以他们对文学的挚爱,以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热恋书写着各自的文学梦想。我想今天这若干册“文学固原丛书”的出版也不过是一个系统工作的开始,在以后我们还要持续推出其他作家的作品,尽力呈现文学固原完整的样貌。当然,编辑“文学固原丛书”,我们虽然想让读者诸君看到成绩和水平,但绝非夸耀,因为我们的重要目的在于鼓励作家的创作,在于引领地方文化向着有意义有价值的方向发展。至于这一点,我倒是希望“文学固原丛书”的出版能够得到更多读者乃至社会各界的关注,以更大的社会力量来推动地方文化的发展。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学固原丛书”的编辑过程中,固原市文联杨风军、单永珍、李方等在策划、选稿、编辑及上下联络工作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是要特别感谢的。

2017年4月10日

# 序：执拗的探索

王岩森

生活中的万军是细腻的、谦和的、温婉的。文学中的万军却是执拗的、坚守的、个性的。

万军的文学世界，大体由四个部分构成：阅读、创作、编辑、评论。

中国现代作家中，万军读的最多的，是周氏兄弟：景仰鲁迅的深刻与锋芒，喜欢周作人的闲适与恬淡。在这看似矛盾的背后，显示出万军包容、纯正的文学趣味。因为，如果说批判战斗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的话，那么，平和冲淡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另一传统。前者，代表着为人生的文学，后者，则代表着为艺术的文学。正是这种包容、纯正的阅读趣味，决定了万军以后文学研究的价值取向——文学是对人生、人性的关注、体味和追问，文学研究需要对作家、作品的理解、尊重与包容。

万军的文学创作，绝不自设藩篱，将自己拘禁于某一文体的写作，而是执着于诗歌、小说、散文、随笔各种文体的实践与探索。早在进入大学不久，读诗写诗，读小说写小说，读散文随笔写散文随笔，几乎成了万军生活的全部。这种包容、开放的文学实践，使得

万军的诗歌中有了随笔的锋芒,小说中有了散文的意境,散文中有了诗歌的节奏,随笔中有了小说的张力。更为重要的,是万军将这种在创作实践中积累的对生活和艺术的感悟、体验与发现,熔铸在自己的文学评论中。因此,万军的评论文字灵动、自然、和谐,没有一般评论文章容易有的夹缠、隔膜与生涩。

万军对鲁迅、茅盾等中国现代文学大家兼有作家、编辑家多重身份一直激赏有加。刚入大学之初,万军便和几个志同道合者一道,创办了一份文学刊物,并给刊物起了一个很文学的名字——《微澜》(后据万军讲是出于《死水微澜》),从办刊想法的提出,到刊名的确定,到组稿编辑,到装帧设计,到印刷发行,处处都留下了万军的汗水、才华与智慧。在这份不定期刊物由于种种原因无疾而终之后,万军又和同道们一起创办了文学期刊《西北角》,并且约来了石舒清、陈继明、郭文斌等名家的作品。尽管这份刊物只印行了两期,随着万军的毕业也停办了,但依然给宁大中文系的师生,给宁夏文学圈留下了一缕美好的记忆。这些办刊经历,给万军的影响是深刻的,后来,他在自己任教的学校又办了一份新的学生文学刊物,培养了一批文学爱好者;再后来,还将文学期刊与文学创作的关联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方向之一并取得了不俗的成果。

万军的本职是大学文学教师。授课之余,万军将自己的很大一部分精力、目光投向了宁夏,特别是西海固本土文学,将其作为自己文学研究、评论的主要方向。而这,绝不仅仅因为宁夏、西海固是他的出生地并因此而对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爱的深沉的缘故(尽管这一点无疑很重要)。更重要的,源自于他对父老、对乡土的责任与担当(我以为,当下的中国文学创作、评论中,最缺少的恰恰是这种责任与担当)。和他景仰、喜欢的周氏兄弟一样,万军对弱小者、弱势者也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同情、理解与尊重,他希冀他的父老兄弟们能在承担近乎命定的物质的匮乏、生活的重负的



同时,也能够从文学中得到些许的哪怕是虚幻的、片刻的快乐与幸福,以慰藉他们那负重的灵魂。万军和他的文学创作、文学评论始终处在这种冰与火的煎熬与淬炼之中。以此观之,我们当会明白,为什么在万军的评论文字中,往往会按捺不住地对宁夏、特别是西海固文学流露出深深的忧虑,以致于多少影响了整体文风的平和、纯粹与温婉。

文如其人,人如其文。万军是谦和的。这从本书的书名即可见其一斑。这种谦和,使得他的评论文字多了几分对评论对象的同情之理解,多了几分包容,多了几分理性,多了几分严谨,而这些,正是一个真正的研究者所应该具备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素养与品格。但也毋庸讳言,这种谦和也会使万军的评论少了几分自信与决断,字里行间多了一些犹疑、欲言又止甚至吞吞吐吐。

李健吾先生将文学批评视为一种艺术,一种理解,“灵魂在杰作间的奇遇”。我想,这也正是万军的文学批评所追求并努力践行的境界。

2015年10月20日于银川

总序 王正儒

序：执拗的探索 王岩森

## 文本·作者

“女诗人”的写作

——关于林一木的诗歌 / 002

“乡关何处”与“格格不入”

——为陈永强诗集所作 / 009

为什么诗人都是沉默的 / 018

词和语境

——关于刘学军的诗 / 024

刘岳诗歌印象 / 030

在苦难的土地上高蹈

——点击宁夏诗人 / 036

那些青春苍凉的声音和在路上的梦想

——关于王怀凌、红旗等人的诗歌 / 043

西北边地的抒情

——新世纪宁夏诗歌创作简论 / 052

乡土小说的叙述空间及可能

——试谈漠月的三篇小说 / 068

现代化背景之下的艰苦挣扎

——以漠月的小说为例 / 079

城市和乡村的双重关照

——马晓雁小说浅析 / 092

“我”的出走与回归

——宁夏中短篇小说的叙事学考察和“知识者”形象略论 / 103

## 现象·媒介

关于“西海固文学”的命名 / 116

从西海固文学看西海固文化现象 / 122

西海固文化及其审美特征

——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联研究 / 131

宁夏文学研究的新空间

——宁夏文学期刊与文学的关联研究 / 143

民族情感的坚守和现代意识的诉求

——从《六盘山·回族作家作品专号》看 1980 年代宁夏回族作家的创作状况 / 150

新时期宁夏诗歌生态的形成与建构

——以《朔方》为核心的考察 / 161

“晚期风格”与“渐入佳境”

——媒介与新世纪宁夏的诗歌生产 / 174

不一样的青春风景

——宁夏“80后”诗人的出场与在场 / 190

## 附录

宁静的芳香

——关于火会亮《村庄的语言》的对话 / 204

贴近文本的心灵探险

——陈继明长篇小说《一人一个天堂》讨论纪实 / 216

坚持和超越

——改版后《黄河文学》杂志研讨会纪实 / 226

后记 / 237

---

文

---

本

---

・

---

作

---

者

---

## “女诗人”的写作

### ——关于林一木的诗歌

大约十五六年前我和林一木一起读诗习诗时,我曾对她说,你将来一定会成为宁夏诗人队伍中的佼佼者。后来我还和很多朋友谈过自己的这一判断。可能在一些诗人和读者看来,我的判断摆脱不了因为友谊的影响而说好话的嫌疑。但是在我看来,想要读懂一首诗,单凭理论工具和艺术手段是无法完全接近诗人灵魂的,因为对于一名真正的诗人而言,写作就是为了在自己和世界之间建造一座屏障,就是为了阻止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被他人看到。所以很多人说读不懂诗歌,这在我看来是再正常不过了,因为读不懂诗的人其实是在屏障之外读诗的。我对林一木诗歌的基本判断,主要来自于我对她二十多年的熟知。而事实上,从今天宁夏诗坛的整体状况来看,十多年前略带玩笑性质的预言基本上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了,林一木以自己独特的个性、才华、思想、情感而成为新世纪以来宁夏诗人中创作成绩较为突出的一位,并且她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宁夏这个小小的地域,迈进全国诗坛的门槛,相信将来她会有更加不俗的表现。

林一木具有深厚的文学、哲学、历史等学科的素养,对中西现代诗歌有较深的研究。同时她又有非常宝贵的人生体验,尤其是青少年时期在西海固乡村所接受的自然教育和母亲的影响形成了她最初对于世界的感知与认识,因此在她的诗歌作品中读者会看

到大量对于干净淳朴的乡土世界的热烈赞美与深情怀念,也有对简单温暖的人际关系生命形式的渴求与向往。当然,成年之后到银川这座略带商业气息的城市生活,这对于林一木而言又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和感受。地域文化的差异,精神世界的矛盾、困苦和冲突使她一次次陷入深刻的孤独之中无法自拔,或者正是这种去乡之后的漂泊感,使她的作品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浓郁的乡愁。如此十多年灵魂深处的自省和救赎、十多年内心世界的痛苦煎熬,使林一木迅速成长成熟起来。

作为林一木大部分作品的第一位读者,我们在一首作品定稿之前常常会有一些激烈的争论、探讨和高榷,一个意象、一个句子、一个词组,她都会费尽周折用心修改,不但要自己满意,还要让她的读者——尤其是像我这样挑剔的读者满意。但实际上,林一木在写作中总是处在谨慎、警惕的状态,也总担心读者对她的误读。或者说,很多时候,她都是在小心翼翼地写作,尤其当别人谈到自己的诗人身份时,她总觉得自己无力承受“诗人”这个崇高的金灿灿的王冠。

在一次访谈中,林一木谈及对自己诗人身份的指称时说:“我钟情女诗人这个说法,但我目前还达不到诗人这个高度。”<sup>[1]</sup>可以说,做“女诗人”是她的理想。在她看来,“诗人”的身份能将她与世俗之人区别开来,至少在精神上不会流于平庸和凡俗。而“女诗人”则是她心甘情愿将自己区别于男性诗人的表现,也是她的矜持以及内心小小的骄傲之所在。但事实上,对于每一位写作个体而言,任何简单的归类和指认都是粗暴的,而且这种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遮蔽他们独特的艺术个性。尤其对于林一木而言,在这个“女诗人”遍地开花遮云蔽日的时代,我更加愿意她是一名诗人

---

[1] 林一木,银菊.下面是人间,上面是天堂(访谈).朔方,2009(11).

而不是一名“女诗人”，这样才有可能避免对她的误读。

当然，作为女性写作者，爱（人类普遍的爱和男女之爱）是创作时先天的心理冲动，所以林一木的诗歌有一半以上热情地歌颂爱情、歌颂人类普遍的世俗情感，这样的作品相较于其他写作者而言虽然自有其独到之处，但并不能体现出其独特的价值。

对于林一木来说最为重要的是那些深刻的充满哲学探险的思考，那些隐隐不安的象征和隐喻，那些难以直言的苦衷，这些才是她之所以超越其他诗人的主要原因。

2009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第7期的组诗《红枕高过贺兰》中有一首《我不说》，不论是针对诗歌的写作者还是针对作品中的抒情主人公都有一定的讨论意义：

我不说。就算让我回去  
 在桃树下走一千个来回  
 就算桃花一片接一片地凋零  
 被风揉碎在我的眼皮下  
 我也不说。我用胸和肋骨  
 抑制汹涌的水  
 ……  
 我不说，就算到死我也不说  
 我要把它们带进坟墓  
 等你们都走后  
 我就把坟丘铲平  
 把土踩严实  
 不留一点痕迹

“我不说”在这里具有双重意义：一是对于写作者而言“不说”

是艺术的选择,是洞达之后对“诗”本身的抗拒。这正好印证了我之前的判断,诗歌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拒绝和世界交流的结果。诗人不同于小说家,小说家的任务是努力把故事讲清楚讲明白,而很多诗人的写作就是尽可能让自己的想法含蓄委婉,甚至在自己和世界之间建立屏障。二是对于诗歌的抒情主人公而言“不说”是一种激烈的“说”,是在对俗世的抗拒中表现出的悲壮与豪迈,并以“不说”的姿态维护抒情主人公的尊严,维护生命的尊严,表现出强烈的个体意识和独立精神。

而今天的诗坛,依然有很多时髦的诗人试图把诗写得更明白,写得更清楚,并以为那就是口语诗,于是便有了所谓“梨花体”“羊羔体”惊艳亮相。而且有很多“梨花体”的拥趸者试图在赵丽华的句子中寻出深意,比如《一个人来到田纳西》中的所谓“乡愁”,《我爱你的寂寞如同你爱我的孤独》中所谓的“孤独”和“寂寞”。或许从这两首诗的题目我们能看出些许这些批评家所说的意思,但是在诗的具体内容当中诗意荡然无从,就像是真正的口水——除了让人倒胃口之外——没有任何诗的价值,赵丽华们曾经所做的努力就是把一句大白话用回车键斩成几截,并在这种简单的创造工作中获得某种小小的乐趣。估计这种“诗”的写法即使当年倡导口语诗的于坚和伊沙也不得不惊叹了。因为当年口语诗的写作者们努力追求的是淡中有浓,追求的是语言和诗歌结构的张力,这些虽然在当时也产生过一些争议,但那毕竟是在诗歌审美范畴之内展开的有价值的探索和批评,不管是口语诗的倡导者还是批评者,都是以真正的诗歌创造作为前提的。尤其像伊沙的《饿死诗人》这样著名的诗篇,在极简的语言中包含着无限的深意,这不是今天口水诗的写作者们所能想象到的高度与深度。

从这个角度来讲,诗歌的写作一定是有难度的,一定是语言的历险,一定是诗人思想、情感与艺术的完美创造,一定是诗人努力



寻找探讨与世界沟通方式的美学行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那些受人称赞的好诗一定是自然天成的。

2008年第8期《星星》刊发了一组北京奥运会专题诗作,这组专题二十多首(组)作品从不同的角度热情赞美了北京奥运会。其中林一木的作品《让中国的手点燃太阳之光》排列在头条作品瘦西鸿《福娃的动词(组诗)》之后。但不同于其他的是林一木这首诗不是对北京奥运会简单的赞美,而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歌颂和追寻,诗歌开篇便引用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起人顾拜旦的名句,“奥运会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参与/生活的本质不是索取,而是奋斗”,直指奥林匹克精神的实质。

天空打开悲剧史诗的画卷

美目、残缺与沉静头颅再现人类永恒的思想

深沉斗争的爱说

和为贵。希腊的山水有情有义

这种悲剧英雄的光辉形象正是爱、美与力的象征,正是永恒的奥林匹克精神的价值体现,而真正的奥运会就是要以传递这种价值和思想为根本任务,而不是金牌数量的多少。林一木的这首作品其实是对当时很多诗人苍白泛滥的歌唱与抒情的深刻拷问,让更多粉饰太平的肤浅的赞诗与当时《星星》诗刊同期所刊发的其他所有关于奥运主题的作品都黯然失色了,只可惜没有多少人能够看见和理解这样以思想见长、主题深刻的作品。

林一木的这首作品写了很长时间,写作期间曾多次和我讨论奥运主题和奥林匹克精神的问题,并针对当时部分作家诗人关于奥运主题的作品提出了很多自己的认识,这种深刻的问题意识和极具穿透力的思想见解非常珍贵。正如稍后她在一篇题为《2008